郑朝晖：有心方得三昧

有一次和朋友说起文学时，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：历史事件不过是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舞台，不同的人会在同一个舞台上演不同的人生戏码。所以，说到底，好的文学就是对人情、人性至纤至悉的体察，没有人情、人性，也就没有文学。比如，海明威创作的小说大多和西班牙内战有关，但立意从来都不是要写西班牙内战史，而是借助这个充满激烈冲突的历史事件去展示更丰富多彩的人情、人性。其实，不仅是小说，品读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所以，要读懂诗歌，首先读者自身就要对人情、人性有丰富的体会，否则还真读不出其中的子丑寅卯来。

你看白居易写《琵琶行》，“琵琶声停欲语迟”，写得真是精彩至极，一个“迟”字里面包含着太多丰富的内涵。结合琵琶女的生平看，一个“迟”字几乎概括了她的整个人生。你看，她曾是长安颇负盛名的歌女，此时已年长色衰，再加上独守空船，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，自然想要和人交流沟通以慰寂寞。但是人在旅途，丈夫又不在身边，自然不方便随便与陌生人搭话，加上古时女子常有的娇羞之情，因此她才会“欲语迟”。“迟”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欲言又止，这个“迟”字把琵琶女内心的百转千回都写透了。而多情的白居易，未见其人，仅仅凭借周遭的气氛居然就能感觉到琵琶女内心复杂的情感。一个“迟”字，将琵琶女的寂寞和白居易的深情都写出来了，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吗？

写这样曲折委婉的情感，欧阳修也很擅长。他有一首词《诉衷情·眉意》也写得很有意味。

清晨帘幕卷轻霜，呵手试梅妆。都缘自有离恨，故画作远山长。

思往事，惜流芳。易成伤。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，最断人肠。

作者如果对人情、人性没有深刻的洞察，又何以知道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”这样的情形是“最断人肠”的呢？其实这句词出来之前，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内心寂寞的女子，也正因为喜欢，所以才觉得她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”让人顿生怜爱之心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女子呢？你看“清晨帘幕卷轻霜，呵手试梅妆”这句，清晨卷帘，首先看到和感受到的不是满眼的红树黄花、小径重楼，而是微微的轻霜，那种若有若无的寂寞伤感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们。“呵手试梅妆”，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而且还那么可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？“呵手”，既承接了“轻霜”，又刻画出女子可爱的模样；“试梅妆”暗示女子之美——各种道理只可意会难以言传。接下来作者不说女子的寂寞伤感，而拿她画的眉形“远山长”说事，为什么画这样的眉形？都是因为内心的离愁啊……如果欧阳修不是一个情感深沉、细腻的人，又何以将一个女子的寂寞写得如此传神呢？

欧阳修还有一首《阮郎归·南园春半踏青时》，同样款曲情深。

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

花露重，草烟低，人家帘幕垂。秋千慵困解罗衣，画堂双燕归。

同样是写女子的寂寞，这一首似乎更加委婉一些。其实人人都会有寂寞的情感，但是在文人的作品里，似乎美人的寂寞更让人心生怜爱，所以但凡写寂寞，必然先让读者头脑里有一个美丽的形象，然后再写其寂寞，似乎这样才够动人。那么，我们又何以看出这首词中的女子之美呢？这首词不像上一首那样明显地在写女子之美，这首词里似乎找不到直接描写女子情态的句子。但是读完全篇，你能不能感受到女子的美呢？似乎又是可以的，这是欧阳修手段更高明的地方。全词的第一句“南园春半踏青时”，写的是一个草熏风暖的时节，读者不管心情如何，这一句一出，心一下子就变得柔软而沉静了，这是我们发现女子之美的心理基础。说老实话，这样的情绪之下，你看什么都会充满柔情。更妙的是“青梅如豆柳如眉”，读到这儿，一个青葱美人的形象就出现在眼前了。也许有人说，这一句不是写眼前景色吗？其实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中国的审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物我两忘，写物其实就是写人，写人有时候也是写物。柳如眉，眉如柳，柳与眉是没有主体和客体、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区别的。另一方面，一个人眼中所见，实际上就是自身形态和精神的投影与外化。所以，如果我进一步说，这一句还包含着作者对青春易逝的感伤，大家能不能接受呢？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再去理解“闻马嘶”，能不能读出离愁？再去理解“日长蝴蝶飞”，能不能读出寂寞与思念？

所以，读这样的文学作品，必须调动我们所有的情感和对人性的理解。解读诗歌，有时候真不是技法的问题，而是看你对生活本身的体验与思考。